

传承或消亡？——沙登客家新村语言与文化研究

Inheritance or Extinctio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Serdang Hakka New Village

潘碧丝*
(FAN Pik Shy)

朱锦芳**
(CHOO Kim Fong)

摘要

时代变迁与环境变化对许多语言和文化的维护与传承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沙登新村是马来西亚第二大新村，因其超过90%的客家居民而成为著名的客家新村，客家话是生活中主要的沟通用语。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方式，考察与探讨当地客家人的语言使用、文化保留及发展现状，为马来西亚客家及华人社会的语言使用研究提供相关的资料。

关键词：马来西亚、客家、方言、沙登、新村

Abstract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upheavals have adversely impacted the maintenance and preservation of culture and languages. Serdang New Village is the second largest New Village in Malaysia, with more than 90% of the residents being of Hakka descent, with the Hakka dialect being the main language of communication.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personal interviews,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and discuss the use of the Hakka dialect, and the efforts to preserve the Hakka culture in the village. It is hoped that this research will provide relevant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use in the Malaysian Hakka community and the Malaysian Chinese society in general.

Keywords: Malaysia, Hakka Dialect, Serdang New Village

* 潘碧丝博士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高级讲师、马来亚大学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成员。
电邮地址: fanpikshy@um.edu.my

** 朱锦芳博士 玛拉工艺大学柔佛分院昔加末校区语言学院讲师。电邮地址: kimfong@uitm.edu.my

前言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由福建人¹、广东人²、客家人、潮州人、海南人、福州人及其他几个人数较少的方言群组成。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华人人口在全国2,980万总人口中，占比23.2%，约691万人。（Jabatan Perangkaan Malaysia 2022: 20）而更深入的华人方言人口比例，数据统计局在近年来并没有继续统计，最新的是2016年的数据。在当时的741万华人人口中，福建人口最多，达2,020,868人（37.59%）；客家人口居次，有1,092,854人（20.33%）；广东人口位列第三，达1,067,994人（19.86%）；潮州人口位列第四，达497,280人（9.25%）；福州人口位列第五，达251,554人（4.68%）；海南人口位列第六，达141,045人（2.26%）；其他方言群有446,823人（6.03%）。（朱锦芳 2021: 39）

华人新村是马来西亚特有的，由官方政策主动干预所形成的族群聚落居住形式。由于历史原因，旧时南来华人一般以方言群聚居，因而在英殖民政府实施“圈民入村”的政策之时，新村的方言群构成常以特定的方言群为主。据国家团结部（Kementerian Perpaduan Negara）的统计，全国共有613个新村，其中包括传统新村（kampung baru）436个、重组村（kampung baru rangkaian）134个和华人渔村（kampung bagan）43个。

（Kementerian Perpaduan Negara, 2022）各个新村因地理环境、方言群或族群构成以及历史背景的不相同而呈现了各异的发展。以客家人为例，自19世纪末移民到马来半岛和婆罗洲的同时也带来了家乡的方言（大埔、惠州、梅县、河婆等客家方言）和传统文化。因新村聚落的居住形式而形成的方言群凝聚力，很好地为客家方言和文化的维护与传承提供了助力。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大环境的变化也使得客家方言逐渐从最初的强势方言变为弱势方言，客家传统文化的维持和传承情况也不容乐观。因此，本文选取马来西亚雪兰莪州著名的沙登客家新村为主要调查对象，探讨马来西亚客家方言和文化的生存现状、维持与发展状况。

一、沙登新村的历史沿革

沙登新村位于雪兰莪州八打灵县，距离吉隆坡市区约20公里。“沙登³”一名源于蒲葵棕榈树“Pokok Serdang”，中文名称蒲葵树，又名扇叶葵。早期，也有人译作沙戥、沙丁，从读音上看，明显是客家话的音译。（雷子健 2012: 19）“Serdang”作为地名使用历史悠久，根据资料显示，早在1908年就已出现在英殖民政府的工作信函中。

¹ 由于历史原因，马来西亚华人绝大多数来自中国的福建省（旧称“闽”）和广东省（旧称“粤”）一带，因此所说的方言也以南方方言为主。当地华人社会习惯以地缘结合语缘两种分类的方式命名方言群，因此本文亦采用相同的分类方式。现今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的福建人，特指福建省中方言为闽南语的主群。

² 现今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的广东人，特指来自广东省一带且使用广东话或广府话的主群。这一主群在年长一辈的华人中也被称为广府人，但在1980至1990年代受到香港影视文化的影响后，“广府人”的名称已被“广东人”所取代。

³ 关于“沙登”地名的音译，在访谈当中，大部分被试都认同译名是源于客家话的音译。

根据《马来半岛指南》(Plus Guide to Peninsular Malaysia), 沙登埠在1880年至1890年期间开发。沙登埠的开发与锡矿业息息相关, 当时的鸿发锡矿场是全球最大的露天采锡场, 今天的绿野休闲城便是建立在这个废矿场上。1880年, 陈秀连在“芎蕉园”又称“10条半石”的地方开设了隆兴锡矿公司。而后, 陆佑和胡子春分别在这里创设了鸿发锡矿场和新街场锡矿场。锡矿业的兴盛, 催生了一个叫芎蕉园的大聚落, 居民以客家人为多。芎蕉园可以说是沙登新村的前身。20世纪初, 锡矿业和橡胶业蓬勃发展, 又催生了许多聚落, 其中一个就是老蒲种, 也就是今日沙登新村的所在地。环绕老蒲种的橡胶园, 包括沙登园丘(Serdang Estate)、张九园丘(Choong Keow Estate)、巴朗勿刹园丘(Prang Besar Estate)、武吉加里尔园丘(Bukit Jalil Estate)和金銮园丘(Kinrara Estate)等。于是, 沙登埠就在这两大经济命脉的带动下取得了繁盛和蓬勃的发展。(雷子健 2012: 19)

1948年7月12日, 英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 在布里格斯计划(Briggs' Plan)下, 沙登埠后方山区的三脚庙与周边地区, 以及方圆十公里以内的地方如芎蕉园(沙登火车站对面)、横港(顺达山庄后方山林)、横路(博大国油站一带)、巴浪布沙(布城一带)、椰园与板底(大城堡一带)、古腰(Astro电视台后方一带)和竹山坳(新街场一带)等地的居民被强制迁移至距离沙登埠约三公里老蒲种一块占地约200公顷的胶芭平地⁴, 并被英殖民政府命名为“沙戡(沙丁)新村”(Serdang Bharu), 即现今的沙登新村。新村建立初期, 以铁质篱笆和流经该区域的古腰河(Sungai Kuyoh)作为新村的圈定范围。村子唯一的出入口以及警卫岗哨就设立在古腰河旁, 面向鸿发锡矿场的方向。新村的规划分成12个区, 初期的迁移人数约有300户家庭, 7,800人口, 90%的村民是华人, 而且以惠州籍客家人居多, 其余的为广府人和高州人。1960年代, 沙登新村屋地已达饱和点, 村民多达15,000人, 是马来西亚第二大华人新村。(雷子健 2012: 20-21)

1952年, 新村戒严令被解除后, 由锡矿业和橡胶业带动起来的蓬勃经济持续发酵。外来人的涌入, 使新村逐渐向外围扩大。新村外围的古腰河旁, 形成了一个600户的和平时木屋区, 后来一部分被划为第13区。(雷子健 2012: 21) 1970年代开始, 新村村民的经济来源除了橡胶业和锡矿业外, 逐渐延伸至手工业、建筑业等等。农民也响应青皮书计划, 在自己的土地或是一些未被使用的政府土地栽种杨桃。1980年代, 锡矿业和橡胶业因国际价格下跌而没落, 全球最大的露天锡矿场(鸿发公司)也正式结束营业。1990年代, 沙登新村的经济就以种植杨桃和制鞋业双线发展。盛况时期, 村内有300至400家鞋厂, 而近乎90%的村民从事与鞋业相关的行业。(星洲日报, 2013) 这些鞋厂大多属于家庭式经营或中小型规模。20世纪以后, 面对价格低廉的中国制鞋子所带来的冲击, 许多新村鞋厂因无法竞争而纷纷倒闭。闻名遐迩的杨桃种植业, 也随着时代变迁以及政府收回非法占用的种植地而消失殆尽。

沙登新村与马来西亚其他华人新村的成立原因相同, 但经济因素却为她带来有别于其他新村的发展与变化。华人新村多以种植橡胶为主, 橡胶国际价格在二战以后经常起伏不定, 许多小型种植园往往在滞销的情况下无法生存。当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

⁴ 摘录自沙登新村华文小学一校沙登民间故事馆中的沙登历史简介, 参观于2016年3月15日。

被断绝以后，一些新村居民只好转行，有的转行成功，为新村保留发展潜力；有的新村则因为青壮年人往外地谋生，仅有老幼人口留守村中，久而久之使得村子也失去活力。沙登新村在经历了两次较大的经济转型后，依旧发展蓬勃，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其策略性的地理位置，地处首都吉隆坡与联邦政府行政办公区布城的中心，保证了她的发展潜力。

二、时代变迁，客家话保存依旧？

语言的保留，环境和民族自身是两大重要的影响因素，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对于语言的保留与传承，要求民族自身的自发性，从小在生活环境中习得，并同本民族聚居在一起创造出使用本民族语言的环境条件。然而，环境有的时候也会反过来制约语言的发展，就如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环境就是一例。多民族的生活环境为了利于交往而将趋于使用通用语，此时民族自身将会权衡本民族语言和通用语之间的利弊，将对语言的保留产生影响。

回顾沙登新村的发展历史，从建村初期的300户家庭发展至现今约2,100户人家⁵，人口的流动与变化相当巨大。作为一个以客家华人为组成基础的聚居地，沙登新村尽管历经数十载的发展，惠州客家人（72.9%）依然是最大的方言群，其他依次为广东人（12%）、潮州人（3%）、福建人（3%）及其他方言群（9%）。（马瑛、潘碧丝 2020：7）新村内所使用的方言与方言群人口的构成基本一致。根据调查所得⁶，马来西亚的三大华人方言是新村居民主要使用的方言，客家话和区域强势方言广东话是最多使用的方言；位列第三的是福建话，相比前两个方言属于区域“弱势”方言，通晓的人数并不及前两者（见表1）。

表1：被试通晓的语言和方言情况

年龄组	15-20岁 (50人)		21-40岁 (53人)		41-60岁 (64人)		61岁或以上 (51人)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客家话	18	36.0	48	90.6	57	89.1	49	96.1
广府话	35	70.0	44	83.0	47	73.4	47	92.2
福建话	26	52.0	11	20.8	16	25.0	9	17.6
潮州话	1	2.0	-	-	-	-	1	2.0
福州话	1	2.0	-	-	-	-	-	-
海南话	-	-	-	-	-	-	2	3.9
华语	50	100.0	53	100.0	64	100.0	51	100.0
马来语	50	100.0	52	98.1	63	98.4	50	98.0
英语	42	84.0	38	71.7	33	51.6	8	15.7

⁵ 数据由沙登文化工作者雷子健先生提供。

⁶ 本文数据依据在沙登新村所进行的田野调查。选定被试条件设为：1.具备客家话沟通能力或2.土生土长或居住在沙登新村至少10年以上，符合其中一项即可。共收集218份有效问卷，并按照四个年龄组划分，分别得“15-20岁”50份、“21-40岁”53份、“41-60岁”64份和“61岁及以上”51份。

时代的演变也推动着新村周边地区陆续蓬勃发展，因新村地处首都和政府行政中心之间的战略位置，不同的方言群大量涌入。在此背景下，客家话作为新村的通用语，其地位是否受到挑战呢？针对这一疑问，可从日常生活的语言使用倾向中寻找答案。表2显示，被试在正式程度较高的场合中倾向使用通用语华语和马来语，而正式程度较低的则更多使用方言。“见面聊天”、“在菜市场”和“节日庆典”，这些与民生相关的场合主要还是以客家话为主，分别录得68.8%、82.5%和55.0%，占比均超过50%。学校则是以使用华语为主，约33.8%的被试在学校使用华语交流。医院和政府部门需要与非华裔族群接触，因此语言的使用就以马来语为主，分别录得76.3%和86.3%。可见，尽管新村内各方言群聚居，客家话依旧占据主导的位置。居住在村里的其他方言群居民也无可避免地受其同化。一些被试表示，在新村生活的广东人、高州人、福建人都已学会说客家话，有的甚至不会说本身籍贯的方言却能掌握客家话。

表2：被试日常生活语言使用倾向

场合	客家话 (%)	广东话 (%)	福建话 (%)	华语 (%)	马来语 (%)	英语 (%)	其他 (%)
见面聊天	68.8	5.0	-	22.5	-	-	3.8
菜市场	82.5	5.0	-	7.5	2.5	-	2.5
节日庆典	55.0	8.8	-	28.8	3.8	-	3.8
学校	5.0	2.5	-	33.8	1.3	-	57.5*
医院	3.8	1.3	-	2.5	76.3	10.0	6.3
政府部门	3.8	-	-	-	86.3	6.3	3.8

注1：“*”为无出入该场所，无填写。

注2：“-”为无选择。

根据我们的调查，对客家话的挑战并不是来自其他方言而是民族通用语华语，年长一辈与年轻一辈沟通语（或母语）的转变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在被试自省三种最为流利的语言选项中，“15-20岁”组选择华语为第一流利语言的最多，其他三个年龄组则选择客家话；在第二流利语言选择中，“15-20岁”组选择英语的占最多，其他三组则选择华语；至于第三流利语言，“15-20岁”与“41-60岁”组选择马来语的最多，“21-40岁”组和“61岁及以上”组则选择华语的最多。（见表3）可见，第一流利语言中，最为年轻组的选择与其他年长三组的选择截然不同，这是一个明显的转变标志，显示大部分新村年轻一代的主要沟通语已逐渐从客家话转移至通用语华语。虽然如此，年轻被试还是掌握了一定的客家话能力。表4的数据显示，年轻一辈两组的听力掌握能力没有问题，80%的“15-20岁”被试完全没有障碍，而基本能听得懂的也占比20%。但是，在口语能力方面，年轻一辈与年长两组相比则较弱。年长的两组被试能熟练交谈，没有障碍的达95%，反之“21-40岁”和“15-20岁”的被试只有75%和45%。从表4中也可以发现客家话掌握能力也呈现出了明显的递降趋势，说明客家话在年轻群体中并不占据绝对强势地位。反观通用语，尤其是华语作为主要沟通语或母语的占比日趋上升。

表3：问卷被试的三种流利语言选择情况

年龄组	第一流利	第二流利	第三流利
15-20	华 语	英语	马来语
21-40	客家话	华语*	华 语*
41-60	客家话	华语	马来语
61岁及以上	客家话	华语*	华 语*

注：由于此处是统计被试所选择数量最多的语言，因此“21-40岁”和“61岁及以上”两个年龄组得出第二和第三流利语言同为“华语”。

表4：各年龄组客家话掌握情况

指标/语言		年龄组			
		15-20岁 (%)	21-40岁 (%)	41-60岁 (%)	61岁或以上 (%)
听	完全听得懂	80.0	100.0	95.0	100.0
	基本能听懂	20.0	-	5.0	-
	能听懂简单的日常用语	-	-	-	-
	基本听不懂	-	-	-	-
	完全不会说	-	-	-	-
说	能熟练交谈，没有障碍	45.0	75.0	95.0	95.0
	能熟练交谈，但有时有障碍	40.0	20.0	5.0	5.0
	基本能交谈	10.0	5.0	-	-
	基本不会说	5.0	5.0	-	-
	完全不会说	-	-	-	-

年轻一辈的语言认同情况也更倾向于华语，这一选择也与年长一辈的选择背道而驰。从表5中可以看出，认为客家话是母语的“41-60岁”以及“61岁以上”组的被试分别是20人和25人，占比31.3%和49.0%，而“15-20岁”和“21-40岁”组则分别只有1人和10人，占比2.0%和18.9%。至于选择华语为母语的“15-20岁”和“21-40岁”同样是22人，占比44%和41.5%。语言认同倾向华语的“41-60岁”和“61岁以上”组则分别是15人和12人，占比23.4%和23.5%。与此同时，数据也显示了母语认同转变为华语的情况不仅发生在年轻一辈，不少年长一辈也持有相同的观念。在访谈中，作为父母和祖父母的被试，无不透露出他们对于华文教育的重视，认为“身为华人就应该接受华文教育”，对华文教育事业，如捐款或亲自到校提供帮助等事情，也是全力支持。无可厚非地，这是马来西亚华社的民族事业，但家长们却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观念实际上助长和促进了客家话未来传承机会的消逝。

表5：被试的重要语言选择原因

语言	选择原因	年龄组							
		15-20岁		21-40岁		41-60岁		61岁或以上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客家话	是母语，象征华人的身份	1	2.0	10	18.9	20	31.3	25	49.0
	方便不同方言群之间进行沟通	-	-	-	-	2	3.1	-	-
	是国际通用语言	-	-	-	-	-	-	-	-
	能使工作更便捷	-	-	-	-	-	-	-	-
	方便不同民族之间进行沟通	-	-	-	-	-	-	-	-
	是马来西亚人的象征	-	-	-	-	-	-	-	-
	其他	-	-	-	-	-	-	-	-
广东话	是母语，象征华人的身份	1	2.0	1	1.9	2	3.1	3	5.9
	方便不同方言群之间进行沟通	-	-	-	-	1	1.6	-	-
	是国际通用语言	-	-	-	-	-	-	-	-
	能使工作更便捷	-	-	-	-	1	1.6	-	-
	方便不同民族之间进行沟通	-	-	-	-	-	-	-	-
	是马来西亚人的象征	-	-	-	-	-	-	-	-
	其他	-	-	-	-	-	-	-	-
福建话	是母语，象征华人的身份	1	2.0	-	-	1	1.6	-	-
	方便不同方言群之间进行沟通	-	-	-	-	-	-	-	-
	是国际通用语言	-	-	-	-	-	-	-	-
	能使工作更便捷	-	-	-	-	-	-	-	-
	方便不同民族之间进行沟通	-	-	-	-	-	-	-	-
	是马来西亚人的象征	-	-	-	-	-	-	-	-
	其他	-	-	-	-	-	-	-	-
华语	是母语，象征华人的身份	22	44.0	22	41.5	15	23.4	12	23.5
	方便不同方言群之间进行沟通	1	2.0	5	9.4	9	14.1	2	3.9
	是国际通用语言	-	-	3	5.7	4	6.3	5	9.8
	能使工作更便捷	-	-	-	-	-	-	-	-
	方便不同民族之间进行沟通	-	-	-	-	-	-	-	-
	是马来西亚人的象征	-	-	-	-	1	1.6	2	3.9
	其他	-	-	-	-	-	-	-	-

语言	选择原因	年龄组							
		15-20岁		21-40岁		41-60岁		61岁或以上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英语	是母语，象征华人的身份	-	-	-	-	-	-	-	-
	方便不同方言群之间进行沟通	4	8.0	1	1.8	-	-	-	-
	是国际通用语言	16	32.0	7	13.2	4	6.3	2	3.9
	能使工作更便捷	1	2.0	-	-	1	1.6	-	-
	方便不同民族之间进行沟通	-	-	-	-	-	-	-	-
	是马来西亚人的象征	-	-	-	-	1	1.6	-	-
	其他	-	-	-	-	-	-	-	-
马来语	是母语，象征华人的身份	-	-	-	-	-	-	-	-
	方便不同方言群之间进行沟通	2	4.0	4	7.5	-	-	-	-
	是国际通用语言	1	2.0	-	-	-	-	-	-
	能使工作更便捷	-	-	-	-	-	-	-	-
	方便不同民族之间进行沟通	-	-	-	-	-	-	-	-
	是马来西亚人的象征	-	-	-	-	2	3.1	-	-
	其他	-	-	-	-	-	-	-	-
总数		50	100.0	53	100.0	64	100.0	51	100.0

注：本表中的“选择原因”部分参考自Wong, 2012和洪丽芬, 2006: 258-263。

华语得以被广泛使用，究其原因，可能与成长的背景和时代相关。“61岁或以上”以及“41-60岁”两组被试都生活在二战后时期，“21-40岁”被试则生活在经济发展时期。沙登新村的经济以传统的锡矿业、手工业和种植业为主，客家话经常在经济活动中使用，村里小孩自然习得客家话，而且入学后学校并未禁止学生以客家话交流沟通，所以环境提供了掌握客家话的较好条件。反观“15-20岁”被试所处的时代背景，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步伐，出现了许多小结构家庭，一般不与祖父母同住，同时父母也都忙于工作，与孩子缺乏沟通，使得孩子自然习得客家话的机会被削弱。

以我们观察的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为例，祖辈是土生土长的客家人，客家话的“听”、“说”能力达百分之百。子辈的客家话“听”、“说”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没有问题，但在访谈中表示一些客家用词比如传统谚语或特定事物的用词就完全不明白。而就读沙登华文小学一校四年级的孙女，仅能理解简单的日常用语，客家话也基本不会说。祖辈和子辈均表示他们跟孙辈从小说华语，学校明令学校范围内禁止使用客家话，如此生活环境使孙辈无法掌握好客家话，于是家长只得使用华语与孩子或孙子沟通。在采访中，许多年被试都表示孩子们的客家话一代不如一代，孩子和孙子更倾向于使用广东话、华语和英语，他们只能尽量跟子孙辈说客家话。语言自然代际传承的消失往往发生在家庭用语的场域中，上述个案正好印证了这一点。（Fishman，

1966) 家庭用语的转变对家长或祖父母而言确是无奈之举。被试受访时指出, 多语竞争的环境下, 现代社会受功利主义影响, 父母一般为了孩子的前途着想, 只能让孩子侧重学习更具有竞争力的语言, 而次要的方言就被放弃。现今新村内年轻一辈更多使用华语的情况, 可说是1980年代“多讲华语, 少说方言”推广运动和华文教育普及共同作用的结果。

综合上述分析, 客家话虽仍然在沙登新村被广泛使用, 然而因社会发展的需要, 正面临着其他语言的严峻挑战与竞争。现今沙登新村年轻人客家话的听说能力和理解能力明显呈现下滑趋势, 虽然日常生活用语没有问题, 但是一些特定的传统词汇已经失传, 遇到较难表达的词语时也直接使用华语词汇替代, 所以语言的纯净度大打折扣。客家话无法建立系统性的教学, 仅依赖日常沟通和家庭用语作为传承与传播的途径。当这两个途径都被其他语言取代以后, 时代变更, 新老接替, 客家话就将退出历史的舞台。总言之, 沙登新村客家话的保留并不如表面上看乐观, 甚至可说前景堪忧。

三、城市化发展, 客家文化消失殆尽?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按照上述客家话逐渐衰退的情况, 客家文化是否也是同样的情况呢? 我们进行了两方面的调查。首先是对于客家文化的认识。我们向被试提出问题: “您认为客家文化是什么?”。几乎所有被试对于“客家文化”这个概念非常模糊, 所得出的答案汇整如下:

表6: 被试所认为的客家文化类别

类别	年龄层			
	61岁或以上	41-60岁	21-40岁	15-20岁
饮食	客家扣肉、黄酒鸡、客家菜份量多、重口味、客家到会 ⁷ #	炸猪肉、客家擂茶、姜母鸭、重口味、客家到会#	酿豆腐、擂茶、不浪费食物	芋头扣肉、客家炸肉、梅菜、扣肉、客家罗面、萝卜板#
性格	粗鲁、勤劳、冲动	女性勤劳刻苦、粗鲁、大部分说话温柔、乐于助人、说话大声、团结、节俭、好赌	刻苦耐劳、粗鲁、说话大声、节俭	节俭

⁷ 客家到会(宴席): 传统上是凑足10人以后将宴开一席, 主人家会将八道客家美食(七菜一汤, 米饭不限)一次送上, 供客人享用, 通常备有白斩鸡、炸猪肉、胡椒猪肚汤、鱼、豆腐、韭菜。旧时办喜事和丧礼时, 客家人会自己烹煮并招待客人, 现今此现象已经不存在。客家到会的菜序: 芋头扣肉、白斩鸡、汤(鸡汤与罐头青豆)、客家炸肉。(关于客家到会有待考证)

类别	年龄层			
	61岁或以上	41-60岁	21-40岁	15-20岁
节日	年初三送穷鬼 [#] 、	补天穿 [#] 、师傅诞 ^{9#} 、	糍粑节 [#] 、补天穿 ^{11#}	
习俗	糍粑节 ^{8#}	糍粑节 [#] 、年三十晚吃 算盘子和送灶君 ^{10#}		-
文艺	客家山歌 (阿妹嫁我 [#] 、阿婆 买咸菜 [#])	客家山歌(山歌恋 [#] 、 阿婆买咸菜 [#])	客家山歌(阿婆买 咸菜 [#])	-
客家 俗语	-	人无横财不富，马无 野草不肥 [#] ；后生不 赌，老来变猪鼓 [#]	-	-

注：#为客家话音译。

根据表6，每个年龄层的被试都对客家文化有所了解。四组被试都能说出客家饮食文化，所举例的美食名称和饮食特点都大致相同。关于客家人的性格，四组被试也提供了大致相同的答案。反观，关于客家传统节日和习俗，仅有10人能够提供相关的信息，有的人表示家里还会庆祝这些传统节日，但大部分被试仅仅知道这些节日的名称。文艺方面，客家山歌是唯一获得的答案，大部分被试都表示不知道客家人有哪些艺术活动。此外，被试所提供的答案大多属于表层文化，只是停留在粗浅的认识程度，通过与调查对象的访谈，我们发觉他们都没有自发性想深入挖掘客家文化的内涵。

从获得或习得的角度来看，饮食文化因为存在于生活的大环境中，随时可以接触到并且加以实践，所以普遍流传。至于文艺方面则需要特定条件以及个人的主动配合学习才可以获得，具有局限性，所以传播受到限制。传统节日和习俗的传承需靠家庭，若一个家庭没有传承相关的传统，那么该家庭的成员将失去获得信息的渠道。沙登新村的家庭结构随着时代的变迁，从大家庭和高生育率到小家庭和低生育率，因此通过家庭传承传统节日和习俗的机率也相对地变小了。与此同时，文化传承的模式是“上传下达”。当“上传下达”的信息含量越来越少时，就如同无源之水，文化也就自然地消失殆尽。长辈扮演的是源头的重要角色，后辈的接收就是传承的关键。

⁸ 糍粑节：传统客家家庭会在农历十月初一制作糍粑和吃糍粑。现在仍有家庭保留这个习俗，但因制作工序繁杂，都转为购买现成的。

⁹ 师父诞：建筑业、鞋业等有师傅性质的行业都会在农历正月初七向师傅敬茶或请吃饭，以示感谢师傅的教诲。

¹⁰ 年三十晚吃算盘子和送灶君：客家人在年三十晚吃算盘子，希望来年还可以继续计算，寓意来年拥有财富。客家人会在年三十晚设香烛金纸祭拜，恭送灶君返回天庭，希望它在玉帝面前多说好话，来年丰衣足食。送灶君有官三民四之说，如果家里有老祖宗当官的，在年二十三送灶君，普通人民则在年二十四送灶君。

¹¹ 补天穿：传说天因为破洞而一直下雨，影响了生计。于是每年的农历正月二十至二十四日，客家人都会吃擂茶和酿豆腐，象征把破了洞的天修补起来，并且买香烛拜神祭祀。

在此次调研中,大部分年长的被试(41岁以上)表示会把自己所知道的客家文化传承给下一代,不过对于能否继续传承下去,他们都抱持消极的态度。年轻的被试(40岁以下)也都表示会把自身所知的传给下一代,但认为下一代不会继续传承。被试都认为家庭条件和背景、社会变迁以及社会需求等因素造成客家文化无法传承下去。

文化的保留需要靠本民族的内部自发性,地缘性组织和方言群会馆也能够起到领头羊和带动作用。沙登新村作为马来西亚著名的客家村落,客家组织和团体并不多,我们仅寻得于1999年成立的沙登史里肯邦安客属公会。据被试的反馈,大多都不知道该客属公会所进行的活动,有的甚至不知道该会的存在。显然,沙登史里肯邦安客属公会并不太活跃。有三位被试指出,仅知道沙登华文小学一校的故事馆。“沙登民间故事馆”是“发现沙登-2012沙登社区艺术嘉年华”的成果。其设立的宗旨乃是希望能够为沙登人文艺术环境打下稳健的基础,形塑沙登的文化底蕴。(沙登民间故事馆面子书专页,2022)故事馆里介绍了沙登新村简史和展示一些旧时村民的生活用品。2015年4月,故事馆也与沙登美术馆联合出版了附有插画的《客家山歌集》,是沙登新村开埠以来的第一本客家山歌集(星洲日报,2015),然而大部分的被试都不知有此事。2009年,在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和文化人雷子健的发起下,沙登新村与中国惠州惠阳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但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性作用。近年来,有个别人士开始关注对新村客家文化的没落,采取行动推广客家文化和饮食,其中一位乃当地州议员欧阳捍华,试图通过客家美食与文化,吸引游客,并将沙登新村打造为旅游景点。(星洲网,2018)为了保留与传承客家文化,2020年农历正月20日,欧阳捍华在当地举办了“补天穿”的庆典和祭祀仪式。(光明网,2020)此外,他也拨款给沙登新村巴刹小贩公会以设立新的地标“沙登巴刹欢迎您”,同时展示八种客家美食照片,即油池、夹饼、客家糍粑、咖哩猪肠粉、客家板面、西刀鱼丸粉、纸包鸡和客家酿豆腐,借此宣传和推广当地美食。(e南洋,2021)

对于文化的保留以及发扬,虽然有个别团体或组织积极推广沙登的客家文化,但是沙登新村居民本身似乎做得还不够。沙登新村发展蓬勃,新村原居民的人口流出不太严重,许多第一代和第二代村民也仍然健在,客家文化本该在这充满养分的土壤中成长,但现实却事与愿违。正因为新村居民都是生活在客家文化的大环境中,对于客家文化习以为常,在惯性思维下缺乏保护意识和自发性,任由之消逝。此外,社会变迁也使得某些传统消失。我们在采访中得知新村早期正宗的客家粽子里有一种名为“红紫线”的配料。“红紫线”是一种植物,未烹煮前是紫色,烹煮后变为红色,因而得名,具有解油腻和降低胆固醇的功效。它是客家人经常使用的食材,特别在烹煮猪肉的时候。如今,“红紫线”在沙登新村已经绝迹。

客家话在沙登新村尚且具有易接触性和可学习性的性质,在通用语方面仍有主导性的优势,而客家文化没有上述的条件,在沙登新村的情况更为严峻。

结语

语言与文化的延续，在于民族自身的醒觉与自发。尽管沙登新村目前依旧以客家人为多，但社会变迁，客家方言面临其他语言的严峻挑战与竞争，年轻的一辈说不了纯正的客家话，也逐渐放弃学习和使用客家话。在传承、发扬和保存客家文化方面，近年来有组织或者个人在沙登新村内推动与客家文化相关的活动，但欠缺规划性和延续性，对维护和传承客家文化作用不大。华文教育的推广、新村的城市化，核心家庭的崛起无时无刻给沙登新村客家方言和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带来冲击，尽管不会在短期内消亡，但是从研究的结果来看，前景令人担忧。

参考文献

- Fishman, Joshua A. 1966. *Language Loyal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aintenance and Perpetuation of Non-English Mother Tongues by American Ethnic and Religious Groups*. The Hague: Mouton & Co.
- Wong, X. M. 2012. *Mandarin Spread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 洪丽芬，2006，《马来西亚社会变迁与当地华人语言转移现象研究——一个华裔的视角》，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
- e 南洋，〈设新地标 宣传美食 沙登巴刹成新打卡景点〉，<https://www.enanyang.my/%E9%9B%AA%E9%9A%86/%E8%AE%BE%E6%96%B0%E5%9C%B0%E6%A0%87-%E5%AE%A3%E4%BC%A0%E7%BE%8E%E9%A3%9F-%E6%B2%99%E7%99%BB%E5%B7%B4%E5%88%B9%E6%88%90%E6%96%B0%E6%89%93%E5%8D%A1%E6%99%AF%E7%82%B9>，2021年1月16日。
- 光明网，〈传承客家文化 沙登村民补天穿〉，<https://guangming.com.my/%E5%82%B3%E6%89%BF%E5%AE%A2%E5%AE%B6%E6%96%87%E5%8C%96-%E6%B2%99%E7%99%BB%E6%9D%91%E6%B0%91%E8%A3%9C%E5%A4%A9%E7%A9%BF/>，2020年2月14日。
- Jabatan Perangkaan Malaysia, Penemuan utama: banci penduduk dan perumahan Malaysia 2020, <https://cloud.stats.gov.my/index.php/s/BG11nZfaBh09RaX#pdfviewer>，2022年9月25日浏览。
- Kementerian Perpaduan Negara, Taburan kampung baru, <https://www.perpaduan.gov.my/index.php/bm/component/content/category/151-pembangunan-kampung-baru-cina?Itemid=738>，2022年9月25日浏览。
- 雷子健，2012，《爱新村·雪州华人新村的美丽与哀愁》，雪兰莪：雪州政府新村发展委员会。
- 马瑛、潘碧丝，2020，〈马来西亚史里肯邦安（沙登）客家新村现状调查〉，《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第9卷第1期，页1-26。
- 沙登民间故事馆面子书专页，https://www.facebook.com/Serdangfolkmuseum/about_details，2022年7月4日浏览。
- 星洲日报（大都会版），〈沙登越变越美丽〉，<http://mykampung.sinchew.com.my/node/248437#ixzz4A6qPFVks>，2013年8月24日。
- 星洲日报（大都会版），〈沙登民间故事馆与美术馆出版《客家山歌集》〉，<https://www.sinchew.com.my/20150410/%E6%B2%99%E7%99%BB%E6%B0%91%E9%97%B4%E6%95%85%E4%BA%8B%E9%A6%86%E4%B8%8E%E7%BE%8E%E6%9C%AF%E9%A6%86%E5%87%BA%E7%89%88%E3%80%8A%E5%AE%A2%E5%AE%B6%E5%B1%B1%E6%AD%8C%E9%9B%86%E3%80%8B/>，2015年4月10日。

星洲网,〈我的未来不是梦: 欧阳捍华: 推广客家美食与文化·打造沙登新村成景点〉,
<https://www.sinchew.com.my/20180718/%E6%88%91%E7%9A%84%E6%9C%AA%E6%9D%A5%E4%B8%8D%E6%98%AF%E6%A2%A6%E6%EF%BC%9A%E6%AC%A7%E9%98%B3%E6%8D%8D%E5%8D%8E%E6%8E%A8%E5%B9%BF%E5%AE%A2%E5%AE%B6%E7%BE%8E%E9%A3%9F%E6%96%87%E5%8C%96%E6%EF%BC%8E/>, 2018年7月18日。

朱锦芳, 2021, 《多语格局下的马来西亚华语地位及相关问题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首都师范大学。